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錄四

尚書古今文

尚書古今文千古聚訟不休其信晚晉梅賾所獻本者皆無識陋儒卽有疑之者直云書止今文二十八篇而孔壁所得遭巫蠱之難遂以失傳梅本乃後人假託此等議論于真偽之辨全不能得其要領孔壁真古文雖平帝暫立旋罷然藏在祕府劉向父子校書親見之班

氏載之藝文志至東漢其學更盛杜林衛宏賈逵馬融
鄭康成諸大儒皆遞相傳授不絕其中增多者篇數則
十六篇內九共分出八篇故亦稱二十四篇而非今之
二十五篇也其篇目則有汨作九共諸篇而無仲虺太
甲說命諸篇卽篇名之同者舜典亦自別有一篇而非
今之分慎徽以下充之者也其與今文同有者則伏生
二十八篇連民間所得太誓爲二十九篇又于其中分
出盤庚二太誓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篇而非今之
分爲三十三篇者也其篇總共五十八乃是二十四與
三十四合爲五十八而非今之三十三與二十五合爲

五十八者也其卷數則四十六卷乃是于三十四篇內
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
卷實二十九卷于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
卷共四十五卷加序一卷爲四十六而非今之引序各
冠篇首除序尚四十六者也彼旣爲真則此自爲僞自
唐貞觀以後無一人識破直至近時太原閻先生若璩
吳郡惠先生棟始著其說實足解千古疑團予小子得
而述之旣作後案遂取注疏釋文及史記漢書等臚列
于卷首而辨之學者從是攷焉可以霍然矣

鶴齋宋先生辨真古

文篇數卷數爽若列眉但謂僞孔書自唐貞觀以後無
一人識破直至近時閻惠始著其說則甚不然劉知幾

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孔安國以按伏生所誦增多二
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屢采
其事至後漢孔氏本遂絕其見于經典者諸儒皆謂之
遺書此在唐人已識破僞孔書矣及宋而識破之者漸
衆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
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
二體其亦難言矣朱晦翁曰今文多艱澀古文反平易
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于科斗
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有不可曉者又
曰某嘗疑安國書是假書其注亦非安國所注迨元而
識破之者愈衆熊與可曰孔壁真古文不傳至梅賾別
得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凡漢儒注經指爲逸書者遂皆
有其書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吳幼清曰梅
賾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雜以新出之書通
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伏氏書雖難盡
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平緩卑
弱不類漢以前文字今澄所注止以伏氏二十八篇之
經爲正王與耕曰古文爲謨深有可疑蓋禹與皋陶舜
咨讎自其見于皋陶謨益稷篇中如于思曰致長帝慎
乃在位此卽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別有大禹謨一篇且

孟贊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常名為典禹征苗
一段當名為誓今皆混名之曰謨則與餘篇體製不類
又說者以征苗為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
禹班師振旅帝誕敷文德二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
禹禹安得舍朝廷而征有苗舜安能以耄期而敷文德
哉此必不可信然則唐宋元諸名儒皆不信為孔書也
如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諸書排擊為孔者
正復不少以為尚書惟傳自伏生者為真古文其出自
孔壁者盡後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益中語并竊其
字句而緣飾之大禹謨后克艱厥后二語竊論語為君
難二語五子之歌竊孟子恚怩二字諸儒不但指其篇
次而且摘其辭句乃先生猶以為無一人識破何也

孔壁真書兩漢雖班班具在而不立博士馬鄭諸儒但

注古今文同有之三十四篇而增多二十四篇未及為

注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衛宏是以延至魏晉之

際其學又微皇甫謐名重晉初見此學之將絕也遂別

爲改作且代安國爲傳卽今本也其意以有安國傳則馬鄭必爲所壓伏耳未幾而永嘉喪亂真古文果亡東晉元帝時梅賾遂獻謚本遽得立學矣然鄭氏所注三十四篇至唐尚存舊唐書孔穎達傳云明鄭氏尚書乃其作疏不用鄭氏蓋僞本始盛于江左至隋劉焯劉炫尊信作疏聲敔大張穎達倘依鄭則經且少其半孰信而從之不得已用僞本漫指鄭所述古文逸篇乃張霸僞書此蓋昧心以徇俗欺意而蔑古也自宋至明攻訛鄭學者徧天下故辨孔之僞者猶有之而識鄭之真者則無之嗚呼古聖經典孔子手定秦火旣亡其半幸而

復出者兵亂又從而滅之而偽託之書反得懸諸日月
經之或傳或否其無定若此吾輩著述惟自適已事耳
不特當時無鍾期敢必後世有子雲乎

鶴壽案偽孔書
乃王肅所造與

元安無涉說
已見前卷

舜典首二十八字

慎徽與上欽哉相連直至陟方句皆堯典也曰若十二
字姚方興所造梅賾本無至濬哲十六字則又劉炫所
造方興本亦無之朱竹垞謂舜典之首本有曰若稽古
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十五字宜削去姚方興偽
造二十八字而以十五字補之且云此十五字乃高堂

隆所引攷魏志隆本傳無之不知竹垞何據亦不知其何所見而謂此十五字應冠舜典之首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引帝王世紀曰舜始卽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則此乃緯書之文也竹垞誤黃爲皇耳其文義不似堯典必非虞史之文若云建黃則尤謬蓋五行雖各有色以成五色而王者所尚則止于三配三正而迭更者也寅正者尚黑或以黑爲青而云尚青丑正者尚白子正者尚赤正朔三而復則三色亦三而復未聞有尚黃者舜改堯之丑正爲子正則舜易白而爲赤中候言建黃是妄也皇

甫謚既無識且好怪僻遂云以土承火色尚黃背先民

而徇野言不亦異乎

鶴壽案經典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與采馬王之注造孔

傳舜典一篇云于大紘頭買得之梁武時爲博士謀曰

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

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竟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曰若稽

古十二字是方與所上孔氏傳本無七錄亦云然方與

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十六字凡二十八字聊出之

于王注無施也而先生謂濬哲文明十六字劉炫所加

者劉知幾曰姚方與所造舜典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

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鄭公曉亦云舜典首二十八字隋開皇時人僞爲之假
設姚方與以仲其歲月爾此即先生所據也然御覽卷
八十一引尚書中侯攷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欽翼皇象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
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緯書出于
哀平之際文考仲宣又是漢魏人則是漢魏閒早有此
見成之句方與既襲起首十二字安知不更襲以下十
六字而有待于劉炫耶至朱竹垞欲以高堂隆所引曰

若稽古帝舜十五字以易方典所造二十八字此見沈約宋書未爲無據宋禮志云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議曰自古帝王皆改正朔書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先生豈未之見邪高堂隆所引建皇二字當卽改河篇欽翼皇象之謂文選注引尚書中侯作建黃者或因皇黃同音而誤自皇甫謐以色尚黃解之遂爲不通之論矣

唐石經尚書并非梅賾本惟說文所引爲真

真古文尚書已亡于永嘉東晉梅賾忽獻僞古文尚書案說文自序孔子書六經用倉頡古文梅書既稱古文又自言出于孔壁則其字似當從古然僞孔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

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蓋科斗西漢已失傳晉人
安能假託故初獻卽假稱安國改經文爲隸書更寫以
竹簡而不用古文隋經籍志有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
國傳卽此本也穎達作疏蓋用此本此雖非古文但云
隸古則亦必稍參以古字後元宗時衛包又改從開元
文字開成石經用之直傳至今所以文字平易明順所
謂開元文字者不但絕異古文亦迥非梅書宋薛季宣
忽出書古文訓苟逞曾臆絕無據依固不足信若說文
許慎旣自言書偁孔氏皆古文也子冲上書安帝云臣
父本從賈逵受古學攷之于逵作說文而逵實傳孔壁

真古文尚書者慎必不肯欺人且其時王肅東晉皇甫謐一班作僞人未出故說文所引尚書與今本異者的爲孔壁真本無疑大凡古書一經後人之手必遭變亂說文幸因小學放廢人皆束之高閣故未大遭改竄遺經之引見其中者誠至寶也

光被

新安戴吉士震號爲精于經乙亥歲予官京師作尚書後案吉士偶過予爲予論堯典光被四表光當作橫予未敢信吉士沒其文集出內有與予札云昨讀所注今文尚書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詁訓

先徵爾雅然後廣按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
津涉也震偶舉卷首一光字語未竟而退不可不終其
說孔傳光充也陸氏釋文無音穎達正義曰光充釋言
文據郭本爾雅枕頰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枕古
黃反孫叔然作光用是言之光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
唐諸儒凡于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光字雖
不訓靡不解者訓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詁訓之體遠而
近之不廢近索遠蔡仲默書集傳光顯也似比近可通
古說必遠舉光充之訓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此
字據依爾雅密合古人屬辭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

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不敢易爾後儒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光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謂病在後儒不徧觀盡識輕疑前人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以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浸失本真爾雅枕字六經不見說文枕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切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古字蓋橫枕通漢書黃道爲光道則又古篆法

黃炎近似故也六經中用橫不用枕堯典古本必

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于天下
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
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
德及天地言也集傳云被四表格上下非古文屬辭意
矣橫轉寫爲枕脫誤爲光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切庶合
充霏廣遠之義而釋文于堯典無音于爾雅乃古黃反
殊少精覈述古之難若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云
云吉士之說誠辨後予檢王莽傳云昔唐堯橫被四表
益駭服其說吉士卻不知引及檢毛詩周頌噫嘻疏引

鄭注知鄭本已作光解爲光耀則吉士之說可不用矣
故後案內不載然予之說假令吉士尚在聞之仍必不
服何則吉士爲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韓昌黎所
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列必謂鄭康成注不如已說
精也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一人專一經一經專一師鄭
則兼通衆經會合衆師擇善而從不守家法在鄭自宜
然蓋其人生于漢季其學博而且精自七十子以下集
其大成而裁斷之自漢至唐千餘年天下所共宗仰予
小子則守鄭氏家法者也方且遐處義疏之末步孔賈
後塵此其道與吉士固大不同道不同不相爲謀吉士

果知有鄭注而不取則聽客之所爲各尊所聞可矣所
嫌者吉士札反覆千言援引浩博獨鄭光耀之義載在
毛詩疏者隻字未舉及縱無說以駁鄭乃卽硬抹撥一
語亦無然則吉士于世所稱十三經注疏者檢閱尚未
周而輕于立解此則未免稍鹵莽三十餘年前予雖與
吉士往還曾未出鄙著相質吉士從未以札見投突見
于其集昔樂安李象先自刻集內有詭稱顧亭林與之
書論地理象先荅以書辨顧說爲非亭林呼爲譎觚今
吉士札譎與否不足辨獨鄙見謂鄭注載毛詩疏者竟
未檢照而遽欲改經字拗新說爲鹵莽此則吉士在地

下亦當首肯至殺玉裁重刻戴集仍存此文段已檢得詩疏鄭注而此篇中竝未代為增入不作偽尚可取段

為戴弟子或信戴不信鄭則亦聽客之所為鶴壽棠戴氏據爾雅

枕頭充也孫炎本枕作光又據說文枕充也孫奭唐韻枕音古曠反知堯與古木必有作橫被四表者今案今

文尚書作橫漢王莽傳云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崔篆慰志

賦云聖德滂以橫被命班固西都賦云橫被六合張衡

東京賦云惠風橫被蓋今文尚書漢人用之熱矣戴氏

不遠以為本堯典者是其虛心之處古文尚書作光意

嘻笑云光被四表疏引堯典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

之外先生據以折戴氏之說似矣但字有本字有假借

字枕本字也光與橫假借字也康成以光為耀此就光

之本義釋之僞孔以光為充此就光之假借釋之其實

枕橫光三字古人通用枕者車下橫木橫擴而充之也

今文作橫古文作光其字皆係假借其義正同訓充

之義為長訓耀之義為短不得以出自鄭注而泥之

戴于漢儒所謂家法竟不識爲何物豈惟戴震今天下
無人不說經無一人知家法也卽如光被四表見于魏
公卿上尊號奏戴洪适隸釋康成卒于建安五年魏受
禪初距其沒僅二十年天下尚書皆守其家法作光被
若僞孔之出在晉元帝渡江初相去幾及百年竝非至
孔始改光柰何遽欲改爲橫戴于洪适輩視如蟣蠓古
之狂也肆若戴氏其狂而幾于妄者乎

君帝

諸廷槐曰皇帝哀矜此沿閣本之誤釋文單行本則云
君帝君宜作皇字與閣本注疏中所采釋文不同正德

嘉靖本亦然開成石經乃作皇帝則衛包改也古本直

作君帝

鶴壽案釋文因傳有君帝之語遂謂皇宜作君其實傳以君帝釋皇帝以別于秦之皇帝耳觀

疏引釋詁以解傳則經宜作皇明矣

羣書所引尚書逸文可疑者及誤者

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說文木部楮字下引虞書同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社稷篇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御

覽引之以爲尚書逸篇也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說文走部引虞書曰怨匹曰逮案左傳桓三年晉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疑卽指此逸書支部敲棄也从支部聲周書以爲討詩云無我敵兮市流切今周書無敵字亏部粵亏也審慎之辭从亏从窠周書曰粵三日丁亥王伐切案惟召誥有越三日丁巳其餘竝無同者木部檣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檣子賤切今無攷心部憊輕易也从心蔑聲商書曰以相陵憊莫結切逸文

無攷後漢馮衍傳李賢注引周書小開篇曰汝何故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
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君枳維國國枳維都都
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
蔽也其數有八此所引本誤說詳後案德枳以下文尤
不可知以上各條諸書雖皆以爲尚書似是逸篇然多

可疑者及誤者聊存以俟再攷

鶴壽棠此條所引以原書校之不甚相符說文

木部標字下引虞書曰山行乘標澤行乘刺與史記異並不在楯字下白虎通號篇所引即盤庚不揚予一人社稷篇所引本稱逸篇不必再引御覽王者不臣篇所引即今舜典之咨伯說文支部周書以爲討周書當作虞書討即皋陶謨之天討木部竹箭如楛當是引周禮職方氏後漢馮衍傳注所引本稱周書小開篇先生原

本撰作呂
刑今改正

伏子賤

後漢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子
賤之字僅見于此湛子孫世爲公卿直至曹操弑伏后
伏氏始絕

先鄭後馬

予采鄭康成尚書注及馬融王肅三家爲一編以鄭爲
主馬王與鄭不合者駁之鄭嘗從學于馬而先鄭後馬
者馬爲梁冀艸奏誣李固品節有乖且後漢趙岐傳岐
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鄙之不與融相見李

賢注引三輔決錄注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撒其門

刻本作撒校者改撒

說文作擊賤融如此

鄭康成所據地理志伏無忌作

予采集羣書中尚書鄭康成注又誤後案以疏解之中一條云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閒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卻多與續郡國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無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

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後漢伏湛傳元孫無忌亦傳家
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
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
桓帝復詔無忌與景崔實等譔漢記余靖說似卽據此
但後漢盧植傳植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
韓說等竝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言補續
則是卽無忌書二處皆但言漢記不言地理而靖斷然
言之靖雖趙宋人恐別有所據鶴壽案鄭康成生于靈
獻之世東漢有天下已
一百四五年郡縣更改者多矣鄭于禹貢所
引地說或係古書所引地理志或卽伏無忌書

汲冢周書

世所謂汲冢周書者左傳疏云漢藝文志有周書篇目

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尚書之餘鶴壽案周書自度

解第七十加序一篇凡七十一篇正與漢藝文志數目

相同劉向以爲周時誥誓號令是也此與汲冢之書毫

不相涉杜預左氏春秋集解後序云太康元年余自江

陵還襄陽修成春秋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

內舊冢者得古書七十五卷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

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

記晉國起自殤叔以至今王晉東哲傳云太康二年汲

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紀年十三篇

易經二篇易錄陰陽卦二篇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

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邱藏一篇

綴書二篇生封一篇大猷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國詩一

篇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類

晉書又于每篇之下各標其書之大旨蓋與今所傳之

周書絕不相類楊慎謂漢志本有周書李善注文選遠

在晉後而其所引只稱逸周書不曰汲冢周書也至宋

太宗修太平御覽首卷列白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篇充之晁公武洪遵陳振孫黃震輩皆未暇深攷耳

汲冢周書十卷晉孔晁注晁俗鼂字後有吳巖李燾序又一本後有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一日東徐丁黼序前有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黃玠序案鼂晉書無傳惟傅元傳武帝下詔曰敢有直言勿有所距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恕之近者孔鼂蔡母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蛾術編卷四終

蛾術編卷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錄

詩世次

三百篇編次之第自當以世之先後然據毛鄭召南甘棠作于武王之時行露作于文王之時而甘棠在前行露在後衛風芄蘭爲刺惠公河廣已當戴公文公之時則是春秋魯僖公時而其下伯兮又爲宣公之時卽春秋魯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則其世次

之顛倒有不可解者當闕疑

鶴壽棗三百篇之次第辨別者不可勝數如秦苗宣

王之詩也而次于後正月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

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今先生所舉甘棠等五詩猶是隔世者耳乃有一

人之身而其詩亦倒置者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

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作也而次于前此皆

經有明文可據而顛倒錯亂如此必非孔子所正之原本故鄭康成謂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皆刺厲王詩漢時

經師移其篇第耳今試以鄭氏詩譜攷之其無所更動者唯周南十一篇邶風十九篇齊風十一篇魏風七篇

唐風十二篇秦風十篇陳風十篇拾風四篇曹風四篇幽風七篇大雅三十一篇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

頌五篇其有所更動者召南十四篇采芣舊在草蟲之前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是其證也甘棠

何彼穠兮作于武王時故置在定之方中前衛風十篇芄蘭作于

惠公時故置在有狝後河廣作于文公時故置在木介
後王風十篇兔爰作于桓王時故置在葛藟後鄭風二
十一篇清人作于文公時故置在溱洧後褰裳作于厲
公時故置在山有扶蘇前小雅八十篇常棣作于成王
時故置在由儀後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作于厲王時故
置在六月前凡更動者十三處康成蓋據世次之大略
言之其實仍有不可解者左傳引楚莊王曰武王作武
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敷時輝思我徂維求定其
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者爾功一章爲武而其
三爲齊其次爲桓章次復相隔越此豈本在一章至孔
子刪詩而
分之邪

六亾詩

小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序皆云有其
義而亾其辭蓋南陔等名皆取之詩辭詩有其辭則篇
有其名故知亾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

猶鄉射禮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理
首采蘋采芡皆曰奏箏章歛幽詩歛幽雅歛幽頌則幽
被于箏而曰歛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

昭子賦新宮而或被于管或賦其辭以是知笙詩箏詩

皆有其辭也特止之耳

鶴奇案此在前儒已詳論之鄭康成曰南陔六篇鄉飲酒禮用

馬孔子論詩時俱在造戰國及秦而止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

非失止之乃本止也此說非是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鄭故曰儀

禮鄉射奏騶虞禮有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奏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遇梁肆夏即時邁契遇爲韶夏

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有辭笙奏獨無辭乎周禮箏章以箏歛幽詩

七月也箏歛七月猶笙歛六詩也七月有辭而六詩獨無辭乎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謂管奏準

清于堂下也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今案經首劉故以爲卽鶴巢之詩篆文經似鶴首似巢新宮熊朋來以爲卽斯干之詩斯干宣王新建宮室此雖意度之辭然既有其篇必有其義既有其義必有其辭凡逸詩大率皆有辭然則詩序所謂必有其辭者乃遺之也非有無之無古字也無通用董氏因有此誤觀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以下既可與笙相和而歌哉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哉

詩序

古人作詩必有感于政事而後作太師采詩必有繫于政事而後采王者夙夜畏威惟恐政有所闕故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所以有大雅小雅巡守之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所以有十五國

風孔子懼失其傳特加整比以授子夏子夏授毛公爲之作序詩所以與國史相表裏而采詩之官廢則國史亦廢春秋所以不得不修也宋鄭漁仲輩憑一時之臆見取千餘年相傳之書而深詆之蓋因詩辭隱躍不露遂疑古序爲鑿空撰出耳不知古詩與近體判若秦越近體不成爲詩猶真書不成爲字今日讀漢魏六朝樂府若無解題猶不能辨其爲何語何況三百篇執近體以例漢魏六朝樂府已不可而乃欲執以例三百篇此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也蓋詩有詠古而意在傷時者七月信南山采菽之類是也有言此而意在刺彼者叔

于田椒聊之類是也有託爲其人之言寓意者卷耳江
有汜采綠之類是也有不明言其失但敘其人之事而
其失自見者氓之類是也有篇首見意後皆託爲其人
之言者雲漢之類是也有通章託言全不露正意者鴟
鴞之類是也有露一二冷語可思者碩人猗嗟之類是
也有前數章全不露直至末章方明說者載馳有頌者
弁之類是也有首露一二語後全不露者楚茨之類是
也有辭初緩而後漸近者旄邱四月之類是也有言似
輕而意實重者凱風之類是也有首章辭意已盡後數
章但變文疊韻者樛木螽斯黃鳥無衣繇蠻之類是也

有前敘事後託爲其人之言者野有死麕大車小戎之類是也有首章見意後數章皆託他人之言者蕩之類是也有前數章反言至末始見正意者都人士隰桑之類是也雖或卽事直陳而皆有悠揚委曲之趣言外不盡之旨未有徑情直發者故序之于詩爲功甚大若讀詩序而必據經傳中確有實事相合者方以爲信否則盡以詩無明文疑之然則就其確有實事之詩如碩人清人黃鳥鷓鴣亦皆隱躍不露未嘗直指爲某事儻今日無左傳尚書證之則宋儒亦必將痛訶古序爲鑿空撰出矣嗟乎假令本無此人本無此事詩本非爲此事

作而鑿空撰出雖孔子亦有所不能況漢儒哉且從序說則詩無一篇無關繫者從宋儒說則皆里巷狹邪之歌男女燕媒之作朋友贈答之空言文人閑適之支辭而已詩而如是不必待孔子之刪當日太師奉天子命爲采風鉅典而取此等詩貢之天府彼淫奔者儼然挾其閨房調笑惟恐人知之言傳之通邑大都上之國君君儼然取其境內之淫詩而畀之太師太師取淫詩獻之天子天子覽淫詩特命播之宮縣而列國公卿大夫宴饗盟會之閒歌淫詩以見志如左氏傳所記皆事之必不可信者也

鶴壽案作詩之旨賴有序而始明宗旨
序以爲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

其詩不過形容采摛之情狀而已黍離序以爲閔周室
宮廟之傾圮也而其詩不過慨歎黍離之苗穗而已若
舍序以求之則不知其何指乃宋儒說詩者往往自出
心裁不從古義馬端臨曰文公詩傳指爲淫奔者二十
有四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楊月出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靜女木
瓜采葛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稊兮狡童褰裳丰風兩子於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
草序本指他事而文公又以爲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
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
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者何等篇乎今得先生此論尤爲暢快

四家詩

詩有四家魯齊韓三家皆立學而毛詩晚出最微自其
以下四傳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廢中興後始盛亦未立
學范書儒林傳序多自相矛盾如前云光武立五經博

士凡十四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
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數之共得十五與上十四
不合當有衍文後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
立學官則知所衍者蓋毛字也參以百官志博士十四
人詩三魯齊韓氏而已應劭漢官儀竝同益知爲衍文
無疑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安國
未聞受毛詩此疑爲魯詩之譌不然孔僖以上或有別
受毛詩因傳安國古文尚書遂連類及之

鶴壽案大毛
公名亨魯人

爲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世謂
小毛公作傳非也小毛公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
年授徐敖教授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是四傳皆一人
也孔安國世傳毛詩無可致證安國論語注于如切如

砥條但云能自切砥琢磨者也不云詩衛風淇澳
篇唯南容三復白圭條則引詩云白圭之玷四句

魏志文帝紀黃初四年鶉鵠鳥集靈芝池詔曰此所謂
洵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此毛詩說也而
已見魏初詔則知後漢雖未立毛詩而好古之儒習之
者亦衆

詩序斷非衛宏所作

後漢儒林傳言衛宏作毛詩序漢人解經名稱甚繁安
知宏序非章句訓釋之書而鄭樵輩據此遂以爲宏序
卽關雎后妃之德也云云者是愚謂序若係宏所作康
成焉肯作箋宏于康成雖云先進然宏爲光武議郎究

係同代之人輩行相望相去不爲甚遠宏若附益小序
康成亦必能辨若云明知而姑徇之康成一代大儒名
且出宏之上卽或推重而援引其言亦可矣何至尊之
與經相配而退處于傳注之列鄭于毛公尚多別異未
嘗專從宏之去毛地望卑矣時代近矣何反推以配經
乎毛公旣以序分置篇首性好簡略但作詩傳而不爲
序作傳至康成遂爲作箋康成旣爲序作箋則序必非

衛宏作明矣

鶴善案昔人以詩序爲孔子所作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與賚序同緇衣引于

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與都人士序同孔叢子記夫子讀詩曰于周南召南見周通所以成也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次及考藥木瓜以下凡二十一

詩皆與序同又左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序同國語載
正考甫得商頌五篇與那序同序言情動于中治世亂
世之音同于樂記序言風雅頌賦比興同于周禮序言
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鵒同于金縢然則序作于
夫子之前則是夫子所錄作于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
子之遺言也然康成則以爲子夏所作鄭志于常棣曰
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謂據鄭譜意大序是子
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今案詩之傳說于夏所傳
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唯毛公所
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以序放于子夏故南陔六篇雖
其辭亡而其義存也以序述于毛公故十月之交四篇
皆大夫刺幽王鄭箋改爲刺厲王而謂經師移其篇第
也乃范蔚宗以爲衛
宏作序其誰信之

後漢儒林傳先舉前書魯詩齊詩韓詩三家皆立博士
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次列魯齊韓三家諸
儒傳末一條乃列傳毛詩者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

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于世又云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李賢注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康成是郡人故以爲敬何義門讀書記載所評後漢書云此云謝曼卿爲其訓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又云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于衛宏而不悟毛傳之出于馬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注引博物志

云云按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愚謂說經何事可鹵莽乎魯齊韓皆俗學毛詩出于子夏最爲有本此古學也惟好古者傳之微不得立迨後三家竝出祿利之路反不行而毛獨存誠斯文之厚幸若謝曼卿訓衛宏序馬融傳皆已不傳後人無由知其書爲何語趙宋妄徒突指序爲出自衛宏攷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證朱竹垞曝書亭集論魯詩韓詩皆有序散見羣書所引用與毛詩序不同此說精絕竹垞又謂論者謂序作于衛宏不知毛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指受魯韓皆有序毛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俟宏序以爲

序乎竹垞此論更明快絕倫竹垞亦好古故能信古如此然謂宏作序此妄說流傳已久吾何敢望何氏不信所可駭者何又特剗新說直言毛詩之出絕無所謂序亦竝無所謂傳也序則宏作傳則融作耳試思毛詩疏孔穎達據劉焯劉炫譔成者今家置一編疏中述作序作傳人甚分明且鄭箋改毛義甚多疏云鄭改毛鄭不從毛又或引某申毛駁鄭某據鄭難毛如此者奚止百數十條今一旦忽舉毛傳移而屬之馬融惡乎可且何氏獨未之思乎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載漢藝文志此志出劉歆班固手二人安知後有馬融欲作此傳而據載

于此道破不值一笑

鄭康成說經會通眾家不拘一師

小雅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以爲刺幽王鄭改爲刺厲王其上節南山正月二篇已是刺幽王故鄭以爲毛公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疏引尚書中候剡者配姬以放賢剡卽豔妻爲證漢谷永傳永舉方正直言極諫對曰閻妻驕扇師古注以爲魯詩卽引詩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蓋魯作閻毛作豔魯作扇毛作煽然則豔與剡閻皆通女姓也下文永又竝言抑褒閻之亂則以褒屬幽閻屬厲尤明後漢左雄傳載其疏亦云幽

厲昏亂褻豔用權上竝舉二王下竝舉二后正魯詩說而李賢注乃以褻爲褻如豔爲色美不知此與左傳美而豔之豔字不同鄭康成先通魯詩注禮記時尚未得毛傳故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用魯詩說曰此衛夫人定姜詩觀其爲毛詩作箋旣得毛傳後仍參用魯詩矣鄭又以番維司徒幽王時鄭桓公友爲司徒非番歐陽氏詩本義駁之謂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此則疏中代爲解云番爲司徒在豔妻盛時則豔旣爲后番始爲司徒鄭語桓公旣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褻如事末云竟以爲后

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未爲后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
歐陽氏未察耳宋人輕肆駁難而于九經義疏未暇周
覽往往如此要之鄭毛詩箋既參用魯詩則于他經亦
皆會通衆家不拘一師大儒而必守家法則學散末流
而妄效大儒則學亂鶴壽案豔妻之豔魯詩作閭尚書中侯作刻三字通用刻者妻之氏
非妻之姓猶之褒姒褒者其氏姒乃其姓氏與姓不同
孔疏以刻爲姓非也且疏但知其爲姓而不言其出處
今案左傳云取于有閭之上以供王職杜注云有閭衛
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豔妻之先世嘗居其地故父氏
爲閭氏猶之番雖司徒者亦其氏番與番通魯國有番
縣其受氏或以此又鄭箋云豔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
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此不遇明此詩非刻豔王耳歐陽
之駁誠爲隔壁類連之疏尤爲可笑鄭語豔王八年桓
公爲司徒問于史伯對曰褒姒有獄入女子于王王嬖是
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則是褒姒久已爲后矣乃

疏謂初爲司徒時尚未爲后且謂鄭語桓公爲司徒方問史伯對以衰如事末云竟以爲后今檢國語並無竟以爲后四字作疏人之弄筆如此

煽字在說文火部新附此俗字也魯俗學毛乃古學豈有古學反用俗字之理明監板毛板皆作煽唐石經同蓋唐人所改

閻氏誤信葉氏漢文無引毛詩序

閻若璩曰詩齊魯韓三家皆立學毛詩晚出未嘗立學中興後始顯史稱孔安國申公弟子則所受魯詩也今書傳如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心爲志寶賢任能皆詩序文堯典昊天言元氣廣大禹謨仁覆愍下謂之明

天益稷刊槎其木賡續也禹貢九州之澤已陂障伊訓
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太誓上中篇澤障曰陂冢土社
也周至也牧誓肆陳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講德習射皆
毛傳文攷西京諸儒非無兼通五經者獨于一經之內
分門專家莫肯他從如劉向受穀梁子歆以左氏難向
向不能非然猶自持穀梁義歆欲建左氏諸博士不肯
對惟恐破之墨守如此故董仲舒治公羊對策云春秋
大一統卽公羊說也梅福治穀梁上書云春秋宋殺其
大夫卽穀梁說也關雎之詩謂佩玉晏鳴歎康王之后
者杜欽說也可知其爲魯謂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者

匡衡說也可知其爲齊商頌不謂作于商而謂美宋襄
公司馬遷說也可知其爲韓魯頌不謂作于史克而謂
公子奚斯作揚雄說也亦可知其爲韓其各守家法如
此今安國舍魯從毛明係魏晉閒魯詩衰毛詩方顯故
不覺出此葉夢得謂漢代文章無引毛詩序惟黃初四
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毛詩至此始行愚案說
以先民民忘其勞見兌彖傳餘皆確矣但葉夢得之言
實承襲鄭漁仲非始夢得而此說其實不然古文苑李
尤漏刻銘云挈壺失職刺流在詩左傳季札見歌秦曰
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

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守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
聲詩正義引之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
自清廟至般詩一字不異何得云漢文無引毛詩序直
至黃初始行邪但引毛序者皆東漢人若西漢則無之

安國書傳之偽固其顯然者耳鶴壽案鄭樵謂漢人文
字未有引詩序者惠定

字既引服虔左傳解詁蔡邕獨斷以駁鄭矣今先生又
襲取以駁問且云引毛序者皆東漢人若西漢人則無

之然毛序與毛傳一也西漢人雖無引毛序者卻有用
毛傳者素衣朱襪傳云襪領也指侯繡繡丹未中衣焦

贛曰素衣朱襪衣素表朱也為龍為光傳云龍寵也焦
氏易林曰蓼蕭露瀼君子寵光是用蓼蕭毛義也戎狄

是應今作膺者蓋沿孟子之誤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云戎狄是應荆荼是徵裴駘注引毛傳云應當也東

漢人用毛傳者尤多傳送我愛傳云畿門內也呂覽云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度之機高誘

注云慶機門內之位也詩曰不遠伊迺薄送我畿此不
通慶之謂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劉熙釋名云汗衣
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謂之澤不以說文作禕是用毛義
也涉別在獻傳云獻小山別于大山也釋名云小山別
大山曰獻不爾雅作鮮又用毛義也威儀棨棨不可
選也傳云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朱穆集載絕交論云威
儀棨棨不可算也此本威儀棨棨不可算也
同傳爾單厚毛本作此本威儀棨棨不可算也故傳云信也鄭本作單故箋云
盡也王符潛夫論引此詩
作夏先生胡弗悉引之乎

鐵術編卷五終

蛾術編卷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錄六

三禮

唐九經疏禮春秋各分爲三漢藝文志皆合爲一隋經籍志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經典釋文皆先周禮次儀禮次禮記漢志先儀禮卽以禮記附入儀禮不分爲二周禮則別敘是今人稱三禮漢人則二禮也漢志並無儀禮禮記周禮名目朱竹垞先生才高學博世人震于

其名并以實學推之然猶以記爲經以經爲記漢文

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此卽儀禮也次云記

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曰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此卽禮

記也次又云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自注曰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別錄

云六國時人此亦儀禮之類也據固稱漢興魯高堂生

傳士禮十七篇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

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藉后倉等推士禮而

致于天子之說則知明堂陰陽王史氏爲儀禮之類先

生所以譏竹垞者以爲記百三十一篇此乃後人所記

謂其以記爲經其實竹垞不誤也竹垞明知漢志以禮

記附入儀禮不分爲二今若將記百三十一篇句別編

在禮記內則與漢志背謬故仍附在儀禮內先生原本

云漢志並無儀禮禮記周禮名目阮孝緒曰博士侍其生得古經

有儀禮禮記周禮名目阮孝緒曰博士侍其生得古經

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范蔚宗曰禮器禮經三百謂周禮

篇教授諸生千餘人鄭康成曰禮器禮經三百謂周禮

也周禮其官三百六十竹垞作經義攷安得不分爲三
既分爲三而仍以記百三十一篇句附在儀禮內此正
其善讀
書處

三百卽周禮

禮記疏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禮器云經禮三百中
庸云禮儀三百春秋說云禮經三百禮說云有正經三
百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
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鶴壽案原文禮器上尚有孝經
說云禮經三百句漢藝文志上尚有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句其名異者凡有七處不知先生何以刪其二

周禮不可疑

閻若璩曰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

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末篇曰竇公卽載斯事惜不傳南齊時雍州有大盜發楚王家獲科斗書攷工記說者以證攷工記非先秦人所作然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寶愛大司樂章彼謂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者何足與深辨

周禮疏周禮始皇特惡之孝武帝開獻書之路出于山巖屋壁復入祕府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子錄略衆儒共排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迹

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

焉其後馬融鄭康成等各有傳授

杜子春緱氏縣人而隋志乃云緱氏及杜

子春誤以緱氏爲人姓氏

愚謂劉歆識古移書博士欲立周官而未

得其學至東漢始盛近有一名公據王莽傳發得周禮

以明殷鑒兩言凡遇周官之不能通者則一舉而歸之

歆所增竄此徒爲有識者所笑

鶴齋案前一條指何休不待言矣此一條蓋指

方望漢也襄陽有盜發楚王家傳

六篇五篇

禮記疏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

王得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購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

闕漢書云五篇六藝論云六篇其文不同者爲冬官之
亡也然則在孔壁既出之後而亡之

毛公詩傳多引周官秦漢之閒周官自在否則毛公何
由見之明非出自河閒獻王矣然董仲舒不見周官毛
在董前反得見之此不可解二戴又在董後而云莫得
見焉誤矣

周禮鄭注

後漢鄭康成傳載其所注諸經頗詳惟不及周禮必係

傳寫脫落詳見十七史商權

史承節碑有之 鶴壽案
史承節碑云公所注周易

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林
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

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十六書碑在高
密縣城西北五十里礪阜山之原然如發墨守紙膏育
起廢疾以及易緯注
禮緯注之類亦未及

干寶周禮注

禮記曲禮主人延客祭釋文引干寶周禮注云祭五行
六陰之神與人起居天子之六工疏引干寶攷工記注
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云云案于寶周禮注似唐初尚
在賈疏一字不及

冬官補亡

周禮闕冬官以攷工記補之宋俞庭椿謂司空之篇實
雜出于五官之屬作復古編將他官改入冬官王與之

邱葵吳澄何喬新輩信其說相繼改竄真妄人也予于讀經之暇偶然悟及謂冬官之散見于他經則有可采

以補者如儀禮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

賜伯父舍

鄭注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

此司空致館之事侯氏乃

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鄭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未

擯以告天子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

予一人將受之

鄭注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

許此嗇夫為末擯之事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七日

有食之于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孔疏嗇夫周禮無文鄭注觀禮司空之屬也

此嗇夫救日食主幣之

事月令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命司空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命野虞毋伐桑柘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孟夏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鼈命澤人納材葦命虞人入山行木孟冬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按度程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又如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磬于甸人注云甸人掌郊野之官

左傳又有山人縣人與人隸人衡鹿舟鮫虞侯祈望之

類似皆可采以補冬官或言地官有山虞澤虞野虞屬

有獻人句師漁師即獻人句人即句師也再政鶴壽

案此條引觀禮以補冬官之闕原本連虞氏至于郊王使

節侯氏入門右一節一事與冬官無涉侯氏入門右坐

人勞此秋官大行人之節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此春

其主損者謂侯氏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此春

官大宗伯之事亦與冬官無涉其餘又歷引賈疏交攢

等文今悉節去他如澤人水虞明是地官之澤虞句人

明是天官之句師先生亦明知之而仍牽引在內何也

其賁諸書所載可以補冬官之闕者甚多國語周之秩

官曰敵國賓至司司空視塗左傳鄭子產曰晉文公之為

盟主也司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虞關

父為周陶正先王賴其利器用也封胡公于陳詩甫田

田畯至喜箋云田畯司畜今之畜夫也疏云在田司主

稼穡故謂之司畜通志氏族略云司工氏周宣王時司

工辨因官氏馬若此之類不猶愈于月

命之野虞漁師左傳之衡鹿舟鮫手

少皞氏有鳩鳩氏當司空又有鵯鳩氏當司事堯典司空與共工亦各爲一官若周制則惟有司空一官司事與共工之職不之設也

儀禮有五名

禮記疏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藝文志謂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儀禮也三千者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今行于世者惟十七篇閻若璩曰禮儀三百朱子從漢書臣瓚注指爲儀禮良是此

卽禮器經禮三百也漢人稱儀禮爲禮經以別于七十
子後學者所錄之記當周公時號文盛篇凡三百愚謂
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孔疏三百周禮三千儀禮閻
氏以禮經對記爲稱是也若三百究宜從孔穎達指周
禮若指儀禮則下威儀又是儀禮不當以二句皆指一
經言至以三百爲儀禮篇數尤爲臆斷

經記之分

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此謂孔壁所得古文禮經
也內三十九篇亡又云經十七篇后氏戴氏卽今儀禮
又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此則記也其

下又有曲臺后倉九篇所說亦儀禮今止若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記是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今禮記是禮記亦不出百三十一篇之內但在西漢不但立學官并藝文志亦不稱禮記但云記直至馬融與盧植鄭康成始爲解詁與周官儀禮通爲三禮馬志又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則歷敘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慶普其所傳授皆指儀禮而言禮記疏引鄭六藝論以高堂至二戴爲五傳弟子是也宋章如愚作山堂攷索經史門載樂史儀禮五可疑之說

明永新劉定之復摭入十科策略爲場屋發問張本其說以爲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班固七略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間其書始行此真不辨菽麥之言章氏惑其說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其篇數偶與儀禮同試思儀禮非高堂生所傳而高堂所傳復是何書亦妄而可笑矣朱彝尊以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及記百三十一篇皆指爲禮古經是不知古文與今文之分而又以記爲經也以后倉曲臺記載入禮記又以藝文志儒林傳所述五傳弟子皆爲禮記是又以經爲記也朱氏本非經

師說經有誤未足深責但其所講者目錄也村書臚列

極博而經記舛殺如此則于目錄之學太疏鶴壽案漢志謂禮古

經與高堂生十七篇文相似是十七篇雖有古今文之

異其為經則同也其為經既同志又未嘗別之為今文

則安得分別列之漢時竝不分儀禮禮記為二則記百

三十一篇又安得分別列之朱氏經義攷悉依漢志原

文載入而謂其不知古文今文以記為經過矣後代既

分儀禮禮記為二則今日作經義攷不得不以倉曲

臺九篇編入禮記內何也如淳曰行禮射于曲臺后倉

為記故名曰曲臺記后倉乃漢宣帝時人所著書不

得為經故退入于禮記類與大戴小戴同列乃先生又

謂其以經為記夫百三十一篇之記出自七十子後學

者所述遠在秦楚之前竹垞載之于儀禮尚謂其以記

為經至九篇之作出自高堂生第四傳之弟子降在昭

宣之世竹垞入之于禮記反謂其以經為記何邪若謂

曲臺所說是儀禮之類故宜為經則大戴小戴所說何

嘗非儀禮之類况大戴小戴二書即米取于百三十一

篇之記尚且不得列于經而曲臺記係自后倉自著豈

世楷堂

反得為經先生又謂竹垞以儀禮五傳弟子皆為禮記
何邪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
名世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
為五所傳皆儀禮也此條竹垞見在載于儀禮內並不
載于禮記內先生又謂大戴小戴並未立于學官蓋立
志所謂宣帝時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立于學官者蓋立
其儀禮非立其禮記此則竹垞又早知之矣賈公彥儀
禮疏云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
禮為第一昏禮為第二相見為第三自茲以下大戴以
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鄉飲酒鄉射燕禮大
射聘禮公食覲禮喪服為次小戴于鄉飲酒鄉射燕禮大
射四篇休別錄次第而以士虞喪服特牲少牢有司徹
士喪既夕聘禮公食覲禮為次經義攸又全載其文則
竹垞豈有不知所立之為儀禮者總之先生偶見漢志
中無儀禮記之名目遂借此以駁竹垞耳以漢志周
官經六篇亦即在禮古經一類中先生又謂周官則別
何

閻若璩曰后倉從祀孔子廟庭在嘉靖九年張孚敬枋

國大正祀典黜戴聖而進后倉推乎敬之意以表敬三
傳有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尚書今文有伏生古文有孔
安國毛詩有毛公獨三禮儀禮有高堂生周禮有杜子
春而禮記有戴聖今戴聖以賊吏見黜不可不思一人
以補之于是見藝文志有記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
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授大戴小戴遂以后倉爲有功禮記而祀之不
知后倉之明禮亦明高堂生之儀禮耳與禮記絕不相
蒙也今世俗概以禮記爲曲臺記此語不知何所自來
而乎敬亦從而靡甚矣乎敬之不學也宏治初程敏政

上疏議孔子廟庭祀典亦謂后倉有功禮記宜與左氏
伏生等一體從祀則乎敬之誤不獨誤讀漢書亦緣敏
政有以先之不特此也以鄭夾祭之博奧猶謂漢世諸
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
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此何異說夢乎更進
而溯之以后氏曲臺記爲即今禮記誤實始徐堅等初
學記堅云見禮記正義今禮記正義無斯語堅復誤耳
以上皆閻說精確之至

鶴壽案鄭樵著通志一書處處
滿口矜張今居然與通典通攷

竝列其實妄謬極多別有說詳見後今得百詩先
生指斥可知其于三禮尚各憤如此何況他書邪

漢書高堂生高堂是姓而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李

賢注高堂生名隆按隆魏人賢誤也

篇次

儀禮篇次先後劉向別錄及大戴小戴所傳各不同鄭康成從別錄卽今本是也鄭所以從別錄者不但以其尊卑吉凶倫序不紊蓋向親校祕書日覩孔壁古文別錄所載依孔壁之舊故鄭用之至大戴除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外自茲以下篇次則異以士喪爲第四旣夕五士虞六特牲七少牢八有司徹九鄉飲酒十鄉射十一燕禮十二大射十三聘禮十四公食十五覲禮十六喪服十七小戴于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

篇亦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九特牲十少牢十一有司徹十二士喪十三既夕十四聘禮十五公食十六覲禮十七

喪服傳

敖繼公曰他篇有記者多矣未有有傳者有記復有傳惟喪服耳先儒以傳爲子夏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則不特釋經文而已亦有釋記文者焉則是作傳者又在作記者之後明矣今攷傳文其發明禮意者固多而其違悖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豈必皆知禮者

所爲乎而歸之于夏過矣夫傳者之于經記固不盡釋之也苟不盡釋之則必開引其文而釋之也夫如是則其始也必自爲一編而置于記後蓋不敢與經記相雜也後之儒者見其爲經記作傳而別居一處憚于尋求欲從簡便故分散傳文而移之于經記每條之下焉此于義理雖無甚害然使初學者讀之必將以其序爲先後反謂作經之後卽有傳作傳之後方有記作記之後又有傳先後紊亂轉生迷惑則亦未爲得也但其從來旣久某亦未敢妄有釐正姑識于此閻若璩曰子夏喪服傳初必另爲卷帙不插入經何者傳固自有體也毛

公學自謂出于子夏傳與經別公羊高穀梁赤親受經
于子夏作傳皆無經文且人以喪服傳爲子夏所作者
特以語勢相連與公羊體類因弟子而決先師其淵源
如此何獨至喪服傳子夏輒自亂其例乎必不爾矣公據
羊因弟子決先師見喪服標題下賈公彥疏鶴壽案
長壽儀禮集說後序云禮古經十七篇十三篇之後皆
有記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則無之或者有之而亡逸
焉爾夫記者後人述所聞以足經意也舊各置于本篇
之後所以尊經也未于作通解乃以記文分屬于經文
之下以從簡便予不能從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
兼爲數條而發者有于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但
爲一條而發固可用通解之例非是則未見其可也

儀禮脫文誤字

顧炎武九經誤字

書名下應增攷字但書中補脫者多則雖名以誤字攷亦不安較原名差

耳。摘取儀禮中脫文凡數十條。予所購得前明福建板十三經注疏。巡按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刻者。每遇桓字則小字雙行刻淵聖御名。是此書仿照南宋本所刻也。然儀禮脫落與顧氏所舉同。卽顧氏所舉尚多未盡。嘉定金曰追璞園作儀禮正譌。有出于顧氏所校之外者。已詳文集。

逸禮

禮記疏引六藝論云。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十七篇外則逸禮是

也。尚書本百篇。孔壁所得。裁五十八篇。禮古經五十六卷。蓋一篇爲一卷。此與尚書同出者。藝文志云。禮自

孔子時不具則全經之亡者多矣

攷漢志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

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敞云學當作與七

十當作十七

戴震云學即校字謂以古經校高堂生所傳得多三十九學不必改爲與此孔

安國得于壁中而河閒獻王亦得而獻之哀帝時劉歆

欲以立于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遂不得立平帝時立

之旋廢鄭康成本習小戴禮

謂小戴所傳之禮經

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今鄭注有所謂古文作某卽安

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乃從小戴本也逸禮三十九篇

則藏在祕府絕無師說惟康成注三禮引之如天子巡

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狝中雷禮云以功布爲道布

屬之几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
貢禮云純四狝制丈八尺禘于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
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又中
雷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
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
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
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似
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孟春出十五里迎歲仲春
帶以弓韞禮之禡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出疫于郊以
禳春氣又中雷禮云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而設

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夏毋宿于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尸之禮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醮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

較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
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孟冬
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
君子說小人樂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于又哭猶括髮
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哭父族與母黨
于廟妻之黨于寢朋友于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凡拜
吉喪皆尚左手無服袒免爲位者惟嫠與叔凡爲其男
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
皆見康成三禮注者王伯厚謂如斷圭碎璧猶可寶者
是也元吳草廬補輯儀禮逸經八篇

投壺一奔喪二公
冠三諸侯遷廟四

諸侯魯廟五中雷六禘于太廟七王居明堂八

其自述云逸禮三十九篇唐初

猶傳天寶之亂遂燬于兵草廬說不知何所自來獨朱

子文集及語類有唐初其書尚在一語與他語互異因

徧攷隋經籍志新舊兩唐志俱無禮古經五十六篇或

逸禮三十九篇之目賈公彥疏周禮儀禮于鄭注所引

逸禮不能辨出何書孔穎達疏月令能知所引爲中雷

禮文矣然亦不言具存則可證唐初無見傳之事也

陸氏

釋文引王度記惠定宇云是逸禮又引黃穎說不知何

許人鶴寺案鄭注月令于祀戶祀竈祀中雷祀門祀

行竝不言所引何禮而孔疏謂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

之下皆中雷禮文則似目見其者故吳幼清以爲中

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唐初猶存其實別無所

據也吳氏補儀禮逸經八篇外尚有補儀禮傳十篇冠

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鄉義
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吳氏自
序云射義一篇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
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用
劉氏原又所補惟觀義闕然大哉朝事一篇實釋諸侯
朝觀天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義此蓋好古之極而
爲是編也乃明洪武中劉有年遂以此十八篇爲古之
儀禮逸經而上之于朝不亦夢夢哉先生又謂賈公彥
疏周禮儀禮于鄭注所引逸禮不能辨出何書此或漏
略之故賈氏于周禮疏則引五帝記云立庠序之學則
父子有親長幼有序于儀禮疏引三正記云大夫
著五尺士著三尺則賈氏何嘗不知逸禮所出也

閻若璩曰牛宏列傳宏有明堂議云劉向別錄及馬宮
蔡邕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其書皆亡
莫得而正王居明堂禮正逸禮三十九篇之一康成引
入禮注者蔡又前于康成故又引入明堂月令論宏云

書亡是隋已不傳故隋經籍志無其目也朱子謂五十
六篇禮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由今攷之逸禮原與
古文尚書同出孔壁古文尚書亡于永嘉則逸禮亦亡
于永嘉與要之逸書逸禮之亡皆爲康成不注之故然
則毛詩周官及十七篇之得存皆康成作注之力功莫
大焉二千年來一人而已其生平兼通衆經著述繁富
綱條之所包絡者實多是以日不暇給不可反以其不
注逸書逸禮爲康成恨也

禮記誤人姓名

漢志以記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孔疏亦云孔子沒

後七十子之徒共誤所聞以爲此記乃隋志則云河間
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百三十一篇獻之此
謠也閻若璩曰漢志稱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蓋七十子
既喪源遠而末益分其時之學者各誤所聞故多雜隋
志誤會乃增及字遂畫爲二種人試觀漢志于王史氏
下亦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謂王氏史氏六國時人則
七十子後學者豈有仲尼弟子在內哉閻說是也其誤
人姓名見于疏者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誤
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
所錄

史記封禪書云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若檀弓疏云檀弓在六

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之故也梁篇
中有仲梁子曰鄭但云魯人疏亦但引定五年魯有仲
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不知何由知
爲六國時人殆以意說也三年問一篇全是荀子禮論
篇文疑是編記者取而入之樂記劉瓛以爲亦公孫尼
子所作朱子謂非聖人之書戰國賢士爲之蓋因人生
而靜四句係文子引老子語決之獨胡致堂謂是子貢
作閻若璩辨之曰此書載魏文侯子夏問答文侯受子
夏經藝爲二十五年事見魏世家是年子夏已百有八
歲子貢若存當百二十一歲理之所無儒者之不核實

如是大學一篇朱子分爲經傳而謂經乃孔子之言曾
子述之已屬無據又謂傳文成于曾氏門人之手則更
未敢以爲然也朱子意不過見中有曾子曰以古弟子
于師方稱子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百一爲曾
申餘俱曾參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孟子七篇稱
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此二辨亦是鶴壽案禮記
誤人姓

名不獨于思公孫尼子荀卿呂不韋漢博士也胡寅謂
禮運于游作樂記于貢作羅璧謂樂記毛生作夫以禮
運爲子游作者據篇首言僂問夫子也以樂記爲子貢
作者據篇中子貢問師乙也子貢至魏文侯二十五年
百有八歲子貢長子夏十三歲子夏可至文侯時子
貢獨不可至文侯時乎唯毛生所作則非今之樂記

孔氏畏秦法峻急藏其書秦始皇焚書阮儒係三十四

五年事藏書在此時是秦末所藏已有禮記則謂王制

漢文帝博士作者非但記百三十一篇中之樂記內有

竇公據漢志文帝得竇公魏文侯時樂人也師古注引

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豈壁中書所言竇公是

六國時尚未入漢乎抑樂記爲劉向校書時所續得而

壁中樂記未必有此乎宣帝時戴聖采入四十九篇內

成帝時劉向校書王制于別錄屬制度先生于前文屢

言戴聖之四十九篇不立于學官于後文又明言劉向

別錄載四十九篇分制度通論等名目蓋與百三十一

篇兩載之也夫百三十一篇並非出自壁中則王制一

篇安知非漢博士所作耶甚矣先生欲駁竹垞則唯恐

又言秦末所藏已有禮記竟將四十九篇混入禮古經

若亦出自壁中者但班固已明言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則周末漢初人俱在內矣至漢志謂文帝時得魏文侯
之樂人竇公獻周官大司樂章蓋竇公之先世嘗爲魏
文侯樂官子孫于秦焚書時藏此大司樂篇至文帝時
獻之耳自始皇坑儒之日至文帝登極之時無過三十
餘年竇公亦無過數十歲人而桓譚不得其解遂誤以
爲百八十歲此則必無之事先生既不信百二十一歲
之子貢何轉信百
八十歲之竇公也

壁中書有禮記兼經與記言之又有左傳

閻若璩曰孔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孝經尚書禮經
四部無禮記漢志魯共王壞孔子宅一段以禮記亦爲
孔壁所得竊疑禮記記字爲衍文或經字之譌愚謂閻
氏說微誤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
壁中書羣書所載多少互有不同漢藝文云得古文尚

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許慎說文自序則于四者之外多春秋而歆稱春秋左氏慎但稱春秋疑春秋卽左氏家語後序又言所得惟尚書孝經論語然可參攷而定也閻氏疑漢志記爲衍又欲直改記爲經未免專輒觀說文與漢志同作禮記則記字非謬家語以爲孔騰藏壁中尹敏傳以爲孔鮒所藏壞宅得禮記者禮與記也合經記言之也劉歆云逸禮有二十九篇不言五十六者言三十九則十七在其中而記亦在其中矣若漢志偶遺左傳不數而劉歆許慎數之確有可信慎自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

文慎竝提孔左言之爲壁中所得有左傳故也由此觀之壁中所得之數以劉歆許慎所說爲正至家語王肅私定借此作棊擊鄭氏張本何足爲憑

偽孔尚書序云壞宅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陸德明曰傳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愚謂以爲春秋是也以爲十翼及孔疏言傳字卽指論語孝經與劉歆許慎不合皆非

劉向載戴記歆不載戴記戴非刪向所校

成帝河平三年命劉向校中祕書別錄載戴記至哀帝時使向子歆卒父業七略不載戴記班固因七略爲藝

文志故但于禮一門內總載記百三十一篇而無二戴
篇數蓋戴記四十九較原書僅存三之一故七略仍載
百三十一不載四十九儒林傳云聖號小戴以博士論
石渠至九江太守論石渠在宣帝甘露中小戴刪定
禮記在宣成閒皆在向校書之先後人因隋經籍志先
言劉向攷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爲二戴因劉向
校定者而刪其煩重非也鶴壽案故以大小戴所采不
出百三十一篇內故不兩載
若謂因小戴僅存三之一而不載則
大戴尚存三之二何以亦不載耶

別錄

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攷之于劉向別錄屬制度者

之以補史記皇侃作禮記講疏各有升降樂施鄭在第三者以樂象章樂也者施也至所以贈諸侯也係于皆以禮終之下皇在第四樂言鄭在第四諸皇皆在第五樂禮鄭在第五諸皇皆在第七諸在第九皇在第十樂象四皇在第八諸皇皆在第六賓年賈鄭在第九諸在第十鄭與鄭同師乙鄭在第九皇在第八孔氏正義蓋依皇侯鄭在第十一諸在第九皇在第八孔氏正義蓋依皇侃也迨吳澄作禮記纂言則又改樂言居第七樂象居第三樂情居第五樂論居第六樂禮居第七樂化居第八魏文侯居第十將古人之書紛紛移置其十二篇不入禮記者別錄云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八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八二竇公第二十三孔疏所引是也今先生據孔氏正義以明皇氏所分十一篇其節次如此往見俗本以樂施章末節移作樂言章首節是全不看注疏者也

小戴非刪大戴三篇非馬融所增

疏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乃隋經籍志則云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成受業于融又爲之注此說不知何所本攷後漢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當作戴聖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仁卽班固所云小戴授梁人橋仁李卿者也疏于樂記下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橋仁當成帝時親受業于小戴其篇已四十九劉向當成帝時校祕書

著別錄所載小戴禮記亦已四十九篇三篇非馬融所
增入明矣據六藝論則二戴各就百三十一篇而刪之
以爲八十五四十九非小戴刪大戴之書甚明惟是大
戴篇目起三十九終八十一而其中又缺四篇則其缺
者或卽聖之所已載蓋當馬融盧植鄭康成諸大儒竝
注小戴其書盛行後人見大戴絕無傳注而其中有與
小戴複出者不須兩載遂從而刪去之存其原第故起

三十九篇耳

鶴壽案戴東原先生館于曲阜孔氏有致
證大戴禮記一書孔巽軒刊補注引其說

曰隋志戴聖刪戴德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
堂位樂記合爲四十九篇今攷孔氏正義于樂記云案
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然則樂記篇第對向
列之別錄卽與今不殊後漢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

記章句四十九篇到向當成帝時校理秘書橋仁親受業于小戴成帝時爲大鴻臚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九不待馬融足之明甚作隋書者徒附會大戴闕篇以爲卽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不符遂漫歸之融耳先生此條蓋悉本之

檀弓刻誤

檀弓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是一節下文賓客不云當別爲一節今刻誤合爲一又以子夏節疏誤在賓客至一段之下當改正明福建板常熟毛氏板茲同

唐月令

唐元宗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判定禮記月令

改置第一宋景祐二年始復舊月令而唐月令別行唐

開成中石經及徐堅初學記所引皆唐月令也于昏旦

中星悉改從唐時節氣星象鶴壽棠李林甫改月令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

晚壁中斗建寅位之初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正月申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

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撤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州木萌動自此至十二月悉改之甚至以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為一俟閉塞而成冬為一俟其不通如此

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與今月令不同知

逸周書月令解別是一篇

中庸說

漢志中庸說二篇與上記百三十一篇各為一條則今

之中庸乃百三十一篇之一而中庸說二篇其解詁也
不知何人所作惜其書不傳師古乃云今禮記有中庸
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反以中庸爲說之流師古
虛浮無當往往如此

文獻通攷卷一百四引中庸武王末受命一節全用朱
注不用注疏餘引三禮皆用注疏據王壽衍序馬爲宋
末元初人可見朱子所定四書及易本義詩集傳元初
已駁駁遵用而廢注疏鶴壽案通攷一書略于文而詳
于款其所引大半是宋人之說
不係四書集注
之行不行也

衣錦二句非鄙風

歐陽修曰衣錦尚絀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
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鄘
風無衣錦句文之著也乃是中庸釋詩之辭朱子但引
衛碩人鄭之丰竝無君子偕老之說鶴壽案衣錦尚絀
皆無之故鄭注不指何詩孔疏云此衛碩人之篇美
莊姜之詩猶可言也朱子則云衛碩人鄭之丰然則究
係何詩之句邪

大學古本

王陽明荅羅整菴書云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
之爲學但當求之于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
外遂云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大學

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據而斷此段之必在彼彼段之必在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于背朱而輕于叛孔乎陽明此段頗可節取蓋古本之當從有識者皆知之即近日李安

溪立意欲規摹朱子獨于此案亦不以朱子為然鵝壽案大

學古本其本亂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至故君子必誠其意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于信下接聽訟至此謂知本孔疏所謂誠其意者至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為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故曰此謂知本也鄭注瞻彼淇澳云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

此謂知本二句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本在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朱子以己意移而置之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之下而目爲衍文無乃寃甚自補格物傳結二句云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于是又有吳氏程者述饒氏之說謂知本卽物格之誤而東陽許氏述饒氏說尤詳謂知字仿佛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遂以此二句不爲衍文而古經真若有所謂格物傳者此二句乃其結語而有誤字耳此等不通文義而率意肆談殆所謂自有肺腸者與

大戴禮記

六藝論載德傳記八十五篇晉陳邵周禮論序載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今始于三十九篇終于八十一篇其前不見者三十八篇其後不見者四篇當因已見于小戴禮記故後人從而去之其中閒又缺四十三四四十五六十一凡四篇疑亦以此遭刪也其分爲十三卷則後人所分非原第也篇首題漢九江太守戴德誤按儒林傳德事孝宣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晁公武云是後人誤題隋志云漢信都王太傅戴德誤風俗通義

引之稱太傅禮

卷一王言與家語王言解略同哀公問五義與家語五儀解前半篇及荀子哀公篇前半篇同哀公問于孔子與小戴哀公問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自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與荀子禮論篇同卷二禮察自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與小戴經解同其後取舍之說皆與賈誼論時政疏同夏小正與小戴之月令逸周書之時訓解相為表裏而文更古雅其中有經有傳正月緹縞之下有云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此二句朱子儀禮經傳

通解移置篇題之下其意以正字句斷若解書名小正之義其實此乃爾雅疏蓋何以謂之句言小正書法以緹著而先見故名緹縞也作爾雅疏者既引緹縞一節經傳而又釋之如此按大戴者誤竄入之卷三保傳與賈誼疏及新書同自立事至天圓共十篇分爲卷四卷五篇題竝冠以曾子漢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全者已亾而隋唐志俱有曾子二卷殆十八篇中之僅存者此十篇而分二卷當卽是也隋唐志所載恐是從大戴中抽出別行耳其中曾子大孝與小戴祭義同卷六武王踐阼鄭注學記引之孔疏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

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
敬者亡端書則云敬勝怠者言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穎達所見同殆俗儒未省
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衛將軍文子自章首至亦未
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卷七五帝德與家語
略同帝繫一篇世本有之今世本已亡而此幸存勸學
自章首至豈有不至哉卽荀子勸學篇末段荀子宥坐
篇有之卷八子張問入官與家語略同盛德自民之爲
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自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
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古本自聖王之

盛德至揖朝出其南門皆爲盛德篇蓋前論盛德之義後論明堂之制實一篇宋人妄分明堂者古有之也以
下別爲明堂篇攷許慎五經異義論明堂稱禮戴說盛
德記魏李謚傳隋牛宏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
記其他注疏屢引之劉昭注續漢志杜佑通典亦引之
皆如此蓋唐以前無明堂篇朱子引明堂不引盛德知
宋時本已爲妄人所亂惟其添出明堂故排至諸侯遷
廟爲七十三而諸侯費廟亦爲七十三韓元吉鄭元祐
皆謂其重出熊朋來吳澄皆云有兩七十三若依古本
以明堂合于盛德則千乘以下篇次適合其數何重出

之有乎卷九千乘等四篇卷十一小辨用兵少閒三篇
王應麟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七篇蜀志秦宓傳昔孔
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注引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
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裴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
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七篇是也七篇應相連中隔以
卷十者篇帙殺亂也文王官人卽逸周書官人解遷廟
釁廟儀禮逸經也釁廟見小戴雜記篇卷十二朝事釋
朝聘之義猶小戴之冠義等篇乃儀禮之傳也前半篇
及末段俱周禮春官典命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職
文中閒聘禮上公七介至諸侯務焉與小戴聘義同投

壺儀禮逸經也與小戴投壺同有經文有記文卷十三

公冠儀禮逸經也與家語冠頌篇略同亦有經文有記

文本命家語有之自有思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

小戴喪服四制同易本命自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

家語執轡篇有之

鶴壽案夏小正云何以謂之小正以

小正立言之體以綬著而先見故不曰編綬而名其物

侯曰綬編此可以正儀禮經傳通解之誤今先生謂二

句是作爾雅疏者既引綬編而又釋之如此非小正本

文此言良是先生又謂小正比月令時訓文更古雅其

中有經有傳但漢世諸經解詁皆與本書別行故熹平

石經春秋傳不載經文即先生于周易亦深辨合傳于

經之非然則小正亦別有全經此特其傳耳後人乃就

此篇分別經傳失其真矣東原有大戴禮記目錄後語

兩篇刊在集中先生所云武王踐阼鄭注學記引之中

開辨別丹書端書之異直至徒據鄭孔編引竄改也一

段悉錄載氏原文惟誤寫鄭孔二字爲康成但上文注疏並引若誤作康成則脫卻穎達矣今特更正先生所云某篇與某書同某篇自某句至某句與某書同則又全取陸元輔之說如陸云王言篇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舉其書又舉其篇先生亦云然陸云禮祭篇取舍之義取賈誼疏舉其人未舉其篇先生亦云然在元輔或隨便措辭而先生豈可隨之則當云與賈誼論時政疏同今故特爲補入至陸曰某篇與家語某篇同更不宜襲之家語乃王肅刺取傳說雜以己意偽造此書也難鄭者甚至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豈非笑談東原曾論及前先生斥之而今又襲之何邪

後漢李雲傳論禮有五諫李賢注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

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也。見大戴禮。徧檢之。竝無此文。則知今本又多脫去者。

大戴禮記盧辨注

周盧辨傳云辨字旦。范陽涿人。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辨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辨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周儒林傳敘首云。太祖受命。雅好經術。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魏儒林傳敘首云。永熙中。魏末年號釋奠國學于顯揚殿。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鶴壽案王伯厚曰大

戴禮非鄭氏注朱文公引明堂篇
鄭氏注云法龜文蓋未攷北史也

城術編卷六終